

語言學論叢

第四十五輯

北京大学中国语言研究中心《语言学论丛》编委会编

商務印書館

CSSCI 来源集刊

語言學論叢

ESSAYS ON LINGUISTICS

(第四十五輯)

北京大学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心

《语言学论丛》编委会编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創于1897

2012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语言学论丛(第四十五辑)/北京大学中国语言学研究
中心《语言学论丛》编委会编.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ISBN 978-7-100-08995-1

I. ①语… II. ①北… III. ①语言学—丛刊 IV. ①
H0-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38204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语 言 学 论 丛

ESSAYS ON LINGUISTICS

(第四十五辑)

北京大学中国语言学研究

《语言学论丛》编委会编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08995-1

2012 年 8 月第 1 版

开本 787×960 1/16

2012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29

定价: 50.00 元

《语言学论丛》编委会

主 编： 陆俭明

编 委（按姓氏音序排列）：

贝 罗 贝	丁 邦 新	郭 锡 良	何 九 盈	何 莫 邪
江 蓝 生	蒋 绍 愚	鲁 国 尧	梅 祖 麟	平 山 久 雄
裘 锡 圭	唐 作 藩	王 福 堂	王 洪 君	王 士 元
余 霭 芹	郑 锦 全	朱 庆 之	邹 嘉 彦	

编辑部成员（按姓氏音序排列）：

陈保亚 董秀芳 耿振生 郭 锐 李小凡 宋绍年
汪 锋（副主任）王洪君（主任） 詹卫东

本辑执行编辑： 汪 锋

执行编辑助理： 张静芬

《语言学论丛》实行双向匿名审稿制度

目 录

高名凯学术精神的恒久价值与现实意义	刘丹青	1
高名凯先生的治学精神和科学态度——兼谈动词形容词		
“名物化”问题	陆俭明	16
高名凯先生在中国现代语言史上的地位——从词类问题		
大讨论谈起	潘文国	23
从理论启蒙到理论体系——学习高名凯先生《语言论》··	李 开	31
语言符号任意性的实质——纪念高名凯先生诞辰 100 周年		
.....	姜望琪	50
Extralinguistic Factors, Language Change , and Compa-		
rative Reconstructions: Case Studies from South-		
West China	Li Kitia Chirkova 齐卡佳	67
A Study on the Origin of Tibetan Tones by Homonym Rate		
.....	孔江平	112
试论重构原始语言的若干原则——以原始彝语的声调及		
前置声母 *h-和 *ʔ-为例	陈保亚、汪锋	128
藏缅语的小舌音	黄布凡	157
论普米语复辅音的衰变	蒋 颖	175
蒲西霍尔语软腭化的语音对立	林幼菁、孙天心、陈正贤	187
The Phonology of Laze: Phonemic Analysis, Syllabic		
Inventory, and a Short Word List	米可、向柏霖	196
彝语诺苏话中光杆名词和名量短语的指称性	胡素华	231
新龙木雅语中带方向前缀的判断动词	铃木博之	247
尔苏沙巴《虐曼史达》图画文字解读	王德和、陆铭宁	263

2 语言学论丛(第四十五辑)

历史比较法和层次分析法·····	秋谷裕幸、韩哲夫	277
试论苗瑶语“半”类语素的音变·····	中西裕树	336
云澳闽方言鼻化韵初探·····	张静芬	352
闽南方言的 b l g 声母·····	林 晴	374
汉语普通话语句重音的噪音发声研究·····	尹基德	386
过去已然事件句对“了 ₁ ”“了 ₂ ”的选择·····	徐晶凝	404
“有的是”的语用分析及其词汇化补议·····	张文贤、李宇凤	428
ABSTRACTS(提要)·····		442

CONTENTS

Long-lasting Value and Realistic Significance of Gao	
Mingkai's Academic Spirit	Liu Danqing 1
Professor Gao Mingkai's Scholar Spirit and Scientific	
Attitude in Studying Chinese Linguistics;	
A Brief Review on Nominalization of Chinese	
Verbs and Adjectives	Lu Jianming 16
Gao Mingkai's Historical Status in the Advancement	
of Modern Chinese Linguistics	Pan Wenguo 23
From the Enlightenment of Theory to the System	
of Theory: To Study Mr. Gao Mingkai's 'On	
Language'	Li Kai 31
The Essence of the Arbitrariness of Linguistic Signs:	
In Memory of Professor Gao Mingkai on his	
Centenary Birthday	Jiang Wangqi 50
外在因素、语言演变与比较构拟——以西南地区的	
语言为例	Katia Chirkova 67
基于同音词率的藏语声调起源研究	Kong Jiangping 112
Several Principles on Reconstructing a Proto-lan-	
guage—The Case of Tone, Prefix *h- and *ʔ- of	
Proto-Yi	Chen Baoya, Wang Feng 128
Uvulars in Tibeto-Burman Languages	Huang Bufan 157
On the Decline of Consonant Clusters in Pumi	Jiang Ying 175
An Acoustic Study of the Velarization Contrast	

in Puxi Shangzhai	
..... You-Jing Lin, Jackson T.-S. Sun, Alvin C. Chen	187
木里水田话(拉热话)音系分析:音位归纳与音节盘点	
..... Alexis Michaud, Guillaume Jacques	196
The Referential Properties of Bare Nouns and Classifier	
Phrases in Nuosu Yi Language	Hu Suhua 231
Statement Verb with a Directional Prefix in Nyagrong-	
Minyag	Hiroyuki Suzuki 247
Unscrambling Ershu Shaba's Picture	
Writing-Nomasida	Wang Dehe, Lu Mingning 263
The Role of the Comparative Method and Stratum	
Analysis in the Reconstruction of Chinese	
Dialect History	Akitani Hiroyuki, Zev Handel 277
The Sound Change of the Morpheme "half"	
in the Hmong-Mien Languages	Nakanishi Hiroki 336
Research on Nasal Finals in Yun'ao Southern Min	
Dialect	Zhang Jingfen 352
Initials [b l g] in Southern Min Dialects	Lin Qing 374
The Phon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Sentence Focus	
in Mandarin	Yoon Kiduk 386
Le_1 (了 ₁) and le_2 (了 ₂) in Past Events	Xu Jingning 404
Complementary Notes on the Pragmatic Analysis	
of <i>Youdeshi</i> (有的是) and Its Lexicalization	
..... Zhang Wenxian, Li Yufeng	428
ABSTRACTS	442

高名凯学术精神的恒久价值与 现实意义*

刘丹青

提要 本文指出,高名凯教授的学术精神具有恒久的科学价值,而且对于当今中国语言学发展仍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文章以上个世纪世界语言发展的大势和中国语言学发展的历史与现实为背景,从四个方面论述高名凯学术精神的恒久价值与现实意义。一是高标准的科学性和系统性追求,二是与世界语言学发展同步的理论关怀,三是放眼人类语言的学术视角,四是善于吸收一切科学进步,勇于挑战任何权威成说。

关键词 高名凯 语言学 学术精神 恒久价值 现实意义

语言学大师高名凯教授不足 54 周岁便英年早逝。以年寿论,高先生的学术生涯犹如一道璀璨的流星,划过清澈的夜空,发出耀眼美丽的光芒。但是,高名凯先生留下的精神遗产,他的学术精神、学术追求、学术理念和学术实践,远远不只是一颗流星,而是一颗真正的恒星,在中国的学术大地上持久闪耀,随着时间推移而愈显明亮。

虽然无缘得享高先生的耳提面命,但在语言学领域里学习成长的早期,我就被高先生的学术深深吸引。在本科学习阶段,除了在课上学习他主编的《语言学概论》外,我还研读了他的多种专著和论文,在学习他的恢宏大著《语言论》一书时,我记下了约万字的读书笔记。高名凯的学术思想和丰硕著述,对我以后的语言学术之路有着很深的影

* 本文初稿曾于“高名凯先生学术思想研讨会——纪念高名凯先生诞辰 100 周年”大会宣读,蒙本刊审稿专家提出修改意见。本文写作获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课题“语言库藏类型学”资助。一并致谢。若有不当之处均由笔者负责。

高名凯教授在北京大学西语系授课时的学生,是在同班同学中与高先生个人学术交往很多、常获高先生学术指导的一位,徐老师的语言学之路有高先生早年教育的印记。这一渊源,让我对高名凯先生多了一份亲近之感。下面结合个人的点滴体会,试谈一下高名凯学术精神的恒久学术价值和在我国当前语言学研究中的现实意义。

从高先生的语言学著述中,我体会到一些贯穿其中的基本学术精神,试用四句话来做一个概括:

一根标尺立山巅,信步从容巨匠间。东西风景收眼底,唯理是从质谬言。

易之以学术语言,这四句话可以表述如下:

1. 高标准的科学性和系统性追求:一根标尺立山巅;
2. 与世界语言学发展同步的理论关怀:信步从容巨匠间;
3. 放眼人类语言的学术视角:东西风景收眼底;
4. 善于吸收一切科学进步,勇于挑战任何权威成说:唯理是从质谬言。

这几点,使高名凯先生的学术精神具有了恒久的学术魅力,因为这些高先生身体力行的精神追求,正是学术研究包括语言学研究科学化的精髓,它们使高名凯学术精神在当代中国的语言学界具有特别珍贵的价值,因为推进中国语言研究的科学化和国际化,仍然是中国语言学界面临的重要使命。

一 高名凯学术精神的恒久价值

现代语言学是从人文气息和应用气息浓厚的传统语文学中孕育出来的。历史比较语言学的诞生,尤其是结构主义鼻祖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理论,开创了语言研究向作为现代化学科的语言学转型的进程。这一进程一百多年来从未停步,还在前行。我们需要在这一背景下来体会高名凯学术精神的价值。

在中国的语言研究科学化方面,高名凯先生在其所处的时代做

出了特别显著的贡献。

1. 高标准的科学性和系统性

在高先生的学术遗产中,有些是对整个学术界产生重要影响的成果,如许多学人都是通过高名凯、石安石主编的《语言学概论》进入语言学理论大门,了解语言学种种基本概念的;也有一些是留下巨大争议的观点,如汉语实词没有词类的看法。然而,只要结合时代学术背景仔细研读高先生的著作,就不难体会到,对于高先生来说,这些学术遗产背后的学术精神是一以贯之的,那就是对语言研究科学性的高标准追求。

所谓高标准追求,就是时时刻刻用结构的观念、系统的观念,包括语言和言语区别的观念,来考察分析任何语言现象,维护论证的逻辑性和理论一贯性。区别于原子主义地、孤立地、就事论事地研究语言现象的态度。这种结构的观念、系统的观念,在当时,正是语言学术在结构主义推动下逐步走向现代科学的重要动力。

就以引起严重争议甚至多数学者反对的汉语实词无词类论来说(如高名凯 1953, 1954, 1963),虽然汉语有词类区别的观点也许更符合汉语使用者和学者们的直觉,但是汉语词类区分之难、词类论述中的软弱和自相矛盾之处,无法满足高先生对于逻辑一贯性的追求。根据形态划分词类是西方语言学的传统,词类被看成是基于形态的语法范畴,而其他取代形态的词类划分标准,特别是针对非形态型语言的词类划分理论,还没有形成严密的理论体系,即使到今天也远未达成基本共识。在这种背景下,高先生从形态决定词类的已有观念出发,以汉语缺少真正的形态、不足以划分词类的事实为依据,提出汉语实词没有词类,至少在逻辑上,是自成一体,难以挑剔的。如果说这一结论尚可质疑,则需要质疑的不是其论证逻辑,而是词类是词在形态上的分类这一前提。但是,在更好的词类划分标准和更合理的词类理论出现之前,这一看法作为观点之一在逻辑上仍是有效的。另一方面,高先生的汉语实词无词类论也有力地促使汉语词类可分

说不断地修正改善,以达到更高的科学和逻辑水平。高名凯先生面对众人的质疑和反对而固守这一学术立场,不是出于学术上的固执,而是对自己观点的逻辑力量的信任。时隔50年,我国又出现动词、形容词以分层方式属于名词这一个大类的有影响的观点(沈家煊2007,2009),这本身就说明高先生当年对汉语实词分类质疑的观点确有内在的合理性,也说明词类可分说的理论基础至少尚未完全夯实。高先生独特的词类观以特有的逻辑力量,对推动汉语词类问题研究的不断深化有着不可代替的作用。

如果说,高名凯的汉语词类观从挑战成说的角度体现了他对科学思维的逻辑一致性的追求,那么,他的系列“位—素学说”,则在语言理论建设方面鲜明地体现了高先生将系统性观念进行到底的强大逻辑力量。音位观念和音位学理论的创立,是现代语言学发展过程中里程碑式的重大进展,也是结构主义时代留下的至今仍然富有生命力的学术遗产。音位与音素的区分在语音研究中确立之后,学者们意识到这一区分的价值肯定不限于语音领域。与此有关的对立和互补等分布研究方法,也逐渐进入语义、形态、句法等领域。甚至由 phonemic(音位的)和 phonetic(语音的,音素的)这对词通过缩减派生出来 emic(位的,区别性的,对立的)和 etic(素的,非区别性的,互补的)这对新词,成为人类学、社会学、行为科学等语言学以外众多学科的现代术语。高名凯先生是国内最早充分认识到音位学观念所蕴涵的理论力量的学者,并且用系统性的观念将相关概念的理论威力发挥到极致,集中体现在《语言论》(1963a/1995)一书中(本文的讨论较多围绕这部专著)。他在语音、词汇、语义、语法各章中,都设立了“素”和“位”的对立概念。语音部分是音素和音位一对概念,词汇部分是词位和词素一对概念(词素是词的变体,不是语素的近义词的理解),语义部分是义位和义素的区分(义素是义位的变体,而不是义素分析法概念上的义素),语法部分是法位和法素一对概念。在词位的变体即词素中,再进一步分为词的语音变体、语义变体和语法变体。法位和法素这一对概念则根据是形态成分还是句法位置而细分为形

位—形素对和序位—序素对。将音位学原理系统化地贯彻到各种语法单位中,似乎高名凯先生的《语言论》做得最为彻底。他不仅是提出概念,而且用古今中外很多语言方言的例子来一一阐释这些概念及其在语言研究中的作用。这样的理论架构,体现了很强的逻辑性、系统性和理论一致性。更重要的是,这种一以贯之的理论思路,更加符合科学理论的简约性要求。虽然关注的具体问题不同,但在追求的精神上,这种思路实际上与形式语法的 $\bar{x}$ -理论(或称“X 标杠理论”)这类构想有异曲同工之妙。 $\bar{x}$ -理论就是用同样的结构原则、包括同类的树形图,对所有句法结构做统一的处理(参看徐烈炯 2009: 6.1 的介绍)。在功能语法和类型学中,也提出了用同类的分层结构处理名词语和谓语的主张(Rijkhoff 1990),如将名词的指称量化成分称为名词的体等(Rijkhoff 2002: § 4. 2)。惜乎高先生完成这一理论构建后不久就英年长逝,未及将此系统用于更广泛的语言事实的分析并以此改进和完善这一系统。

2. 与世界语言学发展同步的理论关怀

高名凯先生留学法国获得语言学博士学位,洞悉西方语言学理论的新发展;同时也深入了解当时语言学的另一重要阵营——苏联语言学群体的理论动向。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在回国多年后,在当时整个社会对西方相对封闭的情况下,高先生仍然保持了对国际语言学发展的关注。在当时中国语言学界,高名凯先生和吕叔湘、朱德熙等先生一起成为保持着与世界语言学发展同步的理论关怀的为数有限的学者。在他的《语言论》为代表的著作中,充满了对当时语言学前沿问题的关注,而且是站在与国际语言学同样理论高度的探讨。

在语言本体方面,高先生深入探讨了语言和言语、聚合关系和组合关系(高先生分别称为“结构段”和“类聚”)、音位和音素、共时和历时等问题。他不是简单地介绍引进这些新兴观念,而是结合汉语和其他语言的实际,凭借其清晰的逻辑思路,对这些概念的合理内涵做了透彻的剖析,为在中国语言的研究中合理使用这些概念创造了条

件。正是高名凯先生等对这些重要观念的介绍和探讨,包括通过一些教材的进一步普及,使得这些重要的现代语言学概念逐渐成为国内学界的常识,在研究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重要的是,高先生在结构主义基础上建立的位—素系统,不是为系统而系统,而是切实加深并简化了人们对相关现象的认识。例如,高先生提出词位和词素的概念对,其中词素作为词位的变体又表现在不同的平面上。词位的语音变异造成了词的语音变体,词位的形态变化造成了词的语法变体,词位的不同色彩义构成了词位的语义变体。这样的认识,一方面覆盖了词的多种多样的变化情况,在面对复杂多变状况时维持了词的同—性,另一方面又使词的处理与语音单位、语法单位等的处理得到了统一,大大简化了相关的理论。此外,高先生的术语系统有着更加严密的理据,emic类的都用“X位”,etic类的都用“X素”。这样自然更加方便学者理解和学生—学习,可惜后来没有全部得到学界采纳。比如,morpheme是语法领域里跟语音领域里音位phoneme地位相当的概念,它们都有各自的变体。高先生把morpheme叫作形位,与音位对应,而把morpheme的变体叫作形素,与音素对应。这是一种完美的命名。而现在实际通行的概念,把属于位系列的morpheme叫作“语素”或“词素”,使“语素”或“词素”跟“音位”对应而跟“音素”不对应,这是极易引起混淆的,远不如高先生的术语系统整齐—致。

在语言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方面,高名凯先生对人类语言的起源、语言的历史演变、语言社团、方言和共同语的关系等等诸多问题,都有深入的探讨,并提出了许多在当时堪称前沿的真知灼见。例如,在《语言论》“语言的分化”一章里,高先生发展了当时语言学对语言社会分化的认识,很强调社团方言的概念,并且明确认为有阶级方言的存在,还创造性地提出社团方言有自己的生命力,只要人类社会分化为不同的社团,就会有社团方言发挥作用的空间(452页)。高先生还提出,社团方言不但包括阶级、行业职业变体,而且“男人语”和“女人语”,“老人语”和“青年语”,它们都是社团方言(445页)。这些由高先生提出来的观点,后来都可以从美国等地社会语言学先驱们所

做的城市田野调查和系统研究中得到证实。而我们要知道,高先生的书出版于1963年,比当代社会语言学创始人之一Labov以美国英语的城市社会方言调查研究为基础创立社会语言学的经典著作(Labov 1972a, b)早了近十年。在这儿,高先生以他的学术敏锐和深邃思考扮演着学术先知的角色。而Labov等学者,则通过大量的实证研究和系统概括将这类观念进一步科学化、系统化。

3. 放眼人类语言的学术视角

高名凯先生的研究向来是立足汉语,放眼世界。他从不满足于只当一个汉语研究者。对他来说,汉语是探讨语言学理论问题时最容易使用和用来说理的材料,但是在需要的时候,高先生随时会利用精通数种外语及熟悉跨语言材料的优势,引进其他语言的材料来进行阐述。这突出表现在高先生对于形态问题的关注。

形态学无论对于西方传统语言学还是国际现代语言学,都是语言学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汉语形态不如其他很多语言丰富,因此,在仅仅关注汉语情况的语言研究中,对形态的关注相当少,“形态”作为语言学领域的最重要的术语之一,基本上不是汉语语言学的常用词(除了其否定性的用法,即谈论“汉语形态不丰富”的一类场合)。但是,只要关注的是人类语言的一般理论,那么形态就是个不容回避的研究对象。正因为高名凯先生所从事的研究是面向人类语言的一般理论,所以高先生对形态的探讨从不马虎,有些地方的深究程度不亚于欧洲语言的研究者。例如,区别于“词根”的“词干”,在国内语言学界基本上是一个冷僻词,很多汉语学者可能一生都没有用过这个术语。但是,对于形态研究来说,词干却是一个最基本的形态单位。词根是构词法概念。一个合成词去掉词缀之类构词形态后剩下的实语素是词根。词干是构形形态的概念。语句中的一个词去掉构形形态后剩下的主干部分为词干。词干可以由词根构成,也可以由词根加词缀构成。词根和词干在语法中的作用和地位都不相同。

《语言论》311页对词干和词根的关系说得透彻而简明:“作为词汇系统的单位要以词干为准,一个词干代表一个词,即一个词汇系统的单位。词干可能是单词根的,也可能是多词根的;一般的情形,词干是词根加词缀的结构,但也可能是只有词根(不论其为单词根或多词根)的词干。不过,无论词干是由多少词根或由多少词根和多少词缀结合而成的,它都只代表一个词。可见,代表词汇系统的单位是词干不是词根,虽然在单词根语里,词根兼有词干的作用,简洁地代表了词。”

上面这段话主要不是在讨论汉语,而是讨论人类语言最一般意义上的词内结构,但是由于这种概括是基于人类语言的种种不同情况,所以即使对于缺少形态的汉语来说,这段话也完全适用,甚至关于单词根语的表述,还切实照顾到了汉语(尤其是古汉语)一类语言的特殊情况。只有胸中时刻装着人类语言的学者,才会对词根、词干的关系做出如此精准的描述。而同类精神的论述,可以说贯穿在《语言论》等著作的全部篇章中,无论是讨论语音单位的性质和分类,还是讨论语义句法等历史演变,作者都是带着对整个人类语言的观照来讨论的,不同语种的材料频现于字里行间,这不是为了显示作者对跨语言材料的熟悉程度,而是凭借自己的语言和语言学知识随时调取最恰当的材料来说明普遍性的理论。这种眼光和胸怀,将高先生的理论体系提升到许多人难以企及的高度。

即使是在聚焦汉语的著述中,高先生也从不忘记将汉语置于跨语言的背景下来研究,将汉语的问题与人类语言的一般理论问题联系在一起,在推进汉语研究的同时也在推进着一般理论的发展。他的《汉语语法论》,是一本初版于40年代、修订于50年代的汉语语法专著,书中所有章节,在讨论汉语语法时,都会引入跨语言的视角,一方面尽量使用一些普遍性的概念,增强汉语语法现象与其他语言的可比性,便于提取普遍性规则,另一方面注意指出汉语现象在性质和细节上与其他语言相关现象的差异,充分展示汉语的特点。例如此书第三编“造句论”将句法结构(包括复句)高度概括为规定关系、引导关系、并列关系、互注关系、联络关系等几种,每一种关系都用跨语

言的观念或事实来论证,同时又指出汉语的相关现象——包括标示这些关系所使用的助词、介词、连词等虚词——与其他语言近似现象的重要内在区别。这种精神不但贯穿于全书,也贯穿于高先生其他讨论汉语的众多著述。这不禁使我们想起类型学家 Comrie 为他的专著《语言共性和语言类型》中文版(1989)所写序言的结尾语:“衷心希望中国的语言研究者能得益于这个中文译本,从中意识到世界语言的变异范围,从而能把汉语置于这个变异范围之内来考察。”我们看到,早在此序几十年前,高名凯先生就在践行着相近的原则。虽然直到高名凯先生去世前两年,以 Greenberg (1963/1966)为开端的当代语言类型学才刚刚诞生,学术界还远没有今天那么多语言共性和类型的成果,但类型学所追求的这种研究精神几十年前就在高名凯先生研究汉语的著作中充分地体现了。

4. 善于吸收一切科学进步,勇于质疑任何权威成说

高名凯先生成为一代语言学大家,与他对国内外语言学成果和其他语言学大家的学术态度是分不开的,其根本点,就可以用本小节题目的这两句话来概括,也可以换句话说:

唯真理是从,见谬误必究。

高先生在北京大学任教时,身处我们国家对外开放度很低的年代,极端时甚至有谈“外”色变之虑。但是,高先生在这样的环境中,仍然坚持以学术态度来看待一切语言学成果和语言学人。如前所述,高先生的理论体系,大大方方地借鉴了当时处在学术高峰的结构主义语言学思想和方法,不但有长篇文章详细介绍和评论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美国描写语言学语言分析方法评述》,1963b/1990),而且在自己构建的理论体系中,系统吸收了结构语法的诸多核心观念,例如共时和历时、聚合和组合,创造性地借鉴发挥了音位和音素的概念,由此创造出一系列“位—素”概念,覆盖语义、词汇、语法各个领域。他在后期著作《语言论》中构建的对语言系统本身的理论框架,就是建立在对这种结构主义语言学的核心概念